

DAJIEXIAOXIANG SHENHUGENZHU



SHENHUGEN XIAOSHUOSANWENJI

大街小巷

—沈虎根小说散文集

大街小巷

DAJIE

—沈虎根小说散文集

SHENHUGEN

XIAOSHUO

SANWENJI



(浙)新登字第4号

责任编辑：邹亮

封面设计：邵秉坤

大街小巷

沈虎根 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(杭州体育场路169号)

(杭州文一路翠苑二区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7.25 插页2 字数331000 印数00001—3000

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593-8/I·554

定价：8.80元

自序

收在这个集子里的，计中短篇小说24篇，小小说一组（8则），中篇报告文学及人物纪念8篇，散文与游记12篇，共为45篇（组）作品，这些都是从我为成年读者写的作品中选出来的。这里面只有排在最前面的五篇小说，曾分别收入我出版过的《入党之夜》、《枣树院的人们》、《没有太阳的日子》等集子，此外的40篇（组）仅在各报刊上发表，均是第一次收集。这些作品写作时间的跨度，从1954年7月发表的处女作短篇小说《一支钢笔》，到1992年7月发表后收进本结集的短篇小说《弄巧》，历时整38年；以发表时间划分：“文革”前为17篇，1978年以后为28篇。我是从成人文学起步，以后又从事儿童文学创作，而且在数量上后来者居上，成人文学退居第二，再排下去，文艺理论居三，其它文论第四。38年间除去“文革”10年，有28年，总共就这么一百多万字。平均每年只4万多字，实在是很少的。听听人家的自我介绍，一张口说已写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字，不胜惊讶，也是

不胜羡慕的。然而，我已经写得很苦了，上班时间对岗位工作要以身作则，业余时间几乎都用上去了——当然都是自觉自愿自讨苦吃的，如果偷懒，也没有人逼，只不过苦中有乐，有时也趣味无穷，所以是自愿的。那么何以写得很苦，还达不到可观的字数呢？或许像许钦文老先生对我说过的，是写短篇小说之故，“文章起头难，一部30万字的长篇开一个头，五千字的短篇，30万字就要60个短篇，那要开60个头，数量自然高不上去了。”许老先生的经验之谈一定是很有道理的，但我想，一般说短篇容易发表，就我而论如果花几年工夫写了一部长篇，一记头被否定了，从此失去了信心，不再坚持也未可知。如此一想，我也就不后悔了。既是自知之明，也是自我安慰。

这次，是我的成人作品结集。总的指导思想是要使“读者读了不上当，自己今后不后悔”——当然，是指主观愿望而不代表客观效果，仅是求得自己内心的平衡罢了。具体的要求是：作品来自生活，多少反映了一点历史面貌的；作为小说，应是从描写人物出发，以一定的感情为基础的；文字内容尚有一些可读性的。当然，上述这些自选要求也只是一种主观愿望而已。按照这些要求，我将曾在报纸上连载的4部中篇，只选了《施小妹》这一部，淘汰了另外3部，《施小妹》完全是真人真事，从第一次大革命到50年代末的不平常的生活经历，很有代表性，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。其中也有例外的，如一组小小说（现今称微型小说），只是作为一类曾被茅

盾肯定过的品种而保留——这类品种在我初学时，曾被称作“生活小故事”、“生活特写”、“生活速写”，早已有之，只要作者能从生活感受出发，也能迅速反映生活浪花和人的精神状态，但由于篇幅过小，发挥不开，大大影响了深度、力度和广度；短篇小说《空中飞人》、《留作自勉的信》，在艺术上我并不欢喜，本可不予收入，只是因为“文革”中被批成大毒草，尤其《空中飞人》被列为五毒俱全、十恶不赦的“全国毒草100例”之一，如今为了使大家明白真相，也就立此存照。我的一些50年代后期与60年代前期的作品，包括描写新生活新人物的，在那时常被有些评论家或作家兼评论的说成是跟不上“大跃进”形势，缺乏时代精神的不合时宜的东西。说实在的，当时我真还不懂得抵制浮夸风，也真还不懂“现实主义”的创作原则，只是凭本能直觉，认为连自己也不相信的事物就不应该拿出去叫读者相信。使我欣慰的是，这些原来为自己不知不觉降了温而被认为不合时宜的东西，到了现在反而显得比较真实了，倒是确实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某些真实的历史生活。有些早年写的作品，删去或改动了极少数必须删改的字和句，力求保持其原有的面貌；诸辑的作品先后排列，也是按照完稿日期或刊出日期的，以作背景的鉴定。

我无限地崇敬鲁迅、茅盾他们这一代的新文学先驱，无比地感激毛泽东、周恩来他们这一辈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，衷心地信仰马列主义，热爱社会主义制度。是这些大环境造就我的做人和作文，不断纠正我的缺点与

错误，指明我的前进方向；否则，我将一事无成，或生命早已夭折，或不知已走到什么邪道上去了。由此之故，我对于政治实在无法离开；凭我的经历，确定了我想要离开也离开不了。这是使得一些人讨厌，但也许这正是我的优点。我内心比较充实的是，我的一些作品，尤其是近十几年的作品所体现的立场、思想、感情和我自身的立场、思想、感情是完全一致的，作品不能超越我，我也绝不轻易背离作品；我以为不这样做，对读者来说就与文骗子无异。因为作品就是我的镜子，因此作品的缺陷也就反映我在思想上、艺术上的缺陷。我的缺陷很多，其中最明显的是思想上、艺术上的不成熟，激情有余而深沉不足，反映在创作上是太直露、太浅表了！

过去38年是我个人极为重要的岁月，曲曲折折、苦酸甜辣，人生过去了四分之三，或者……，幸喜通过回顾与思考，终归是使我逐渐地聪明起来、成熟起来、坚定起来。我深深地认识了过去的不足，更寄希望于未来。这些年我之所以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苦苦地坚持写作，多半是为了使自己的形象思维的能力不萎缩、联想活动能力不退化，保持语言文字的组织与表达的活力，等到一旦有了较充裕的时间可由自己支配时，还能潜心于写作，不至于眼高手低，不至于吃不起苦，弄得好还会增添乐趣，说不定还会登上新的台阶。凭我以往的经验 and 现在的感觉，我想，我是能做到的。从这个意义来说，这些年的写作，都是为下一步的写作做准备。当然，以后还得靠大环境好，生活得可以，身体健康状况

基本过得去，不然，一切都成为空话了。

本书有不少篇写到心地真诚、善良与美丽的女性，为此特献给我的母亲，她已在38年前长眠在故乡的运河边上。

1992年6月21日至7月5日于西溪

目 录

自 序.....	1
----------	---

第一辑 小 说

一支钢笔.....	3
姑母乘车.....	9
三人行.....	19
喜 事.....	42
表 妹.....	63
金山伯伯.....	73
老树逢春.....	82
深山和它的主人.....	92
留作自勉的信.....	102
空中飞人.....	114
过年前后.....	132
夜 访.....	145
代理工长.....	152
难忘的村会.....	161
小小说一组（八则）.....	169

力量的源泉.....	195
父女情.....	214
对象问题.....	226
堂妹子传略.....	243
传世的家风.....	290
大街小巷.....	300
活 宝.....	309
自我感觉良好.....	328
重逢回归时.....	333
弄 巧.....	346

第二辑 报告文学·人物纪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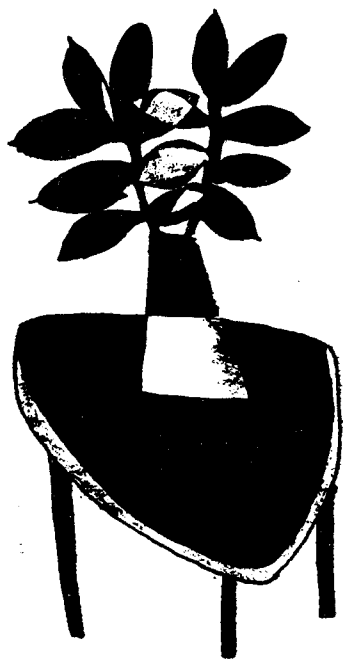
施小妹.....	357
不朽的战歌.....	420
见到周总理.....	429
一个可亲而可敬的人.....	438
编辑家的丰碑.....	443
涓涓细流 长年不息.....	452
人们不会忘记他这代人.....	457
四明山烈士墓地之行.....	463

第三辑 海外游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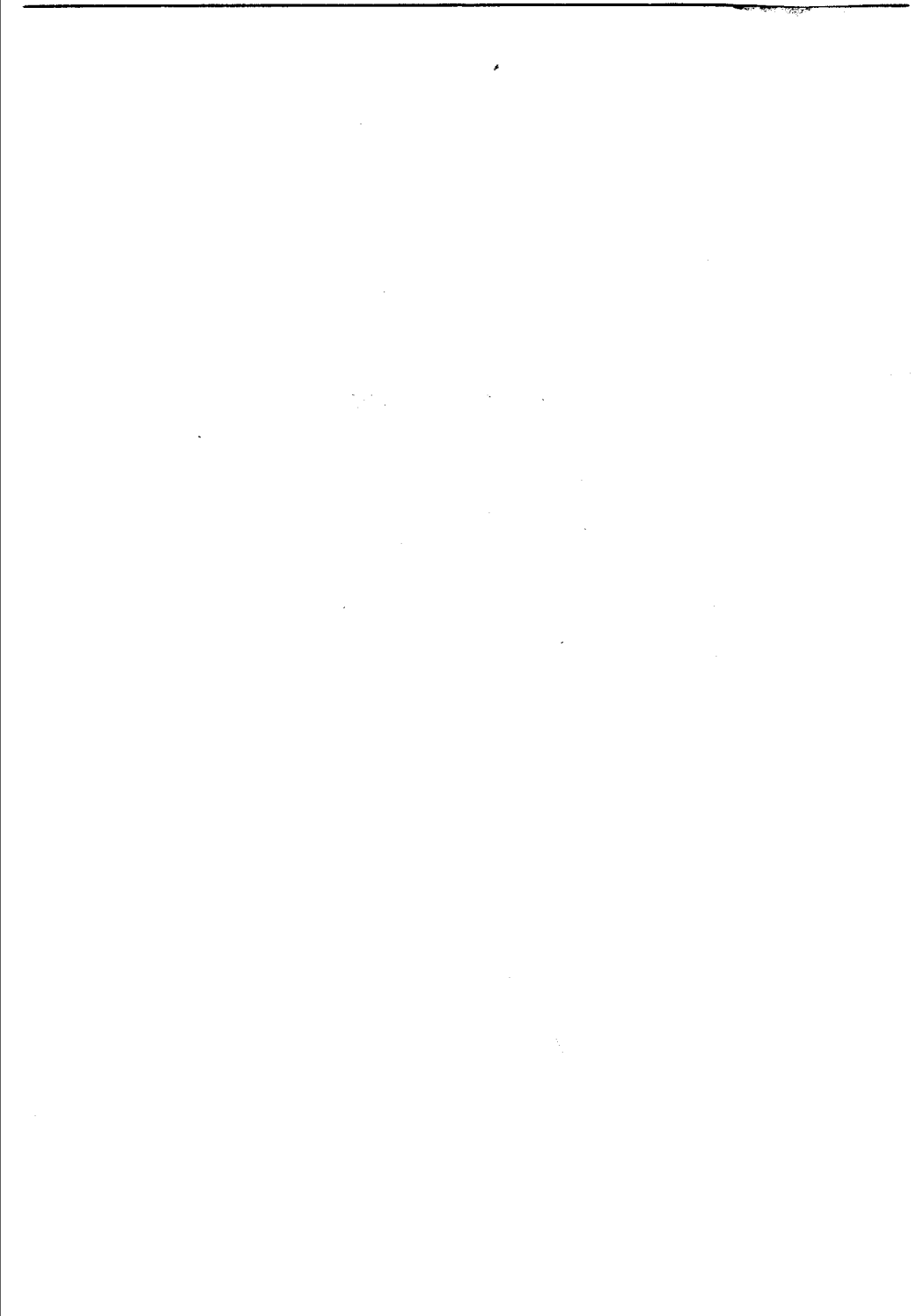
马尼拉见闻.....	473
海洋上的花岛.....	477
东南亚的花城.....	481

从马蓉火山到布西湖.....	486
太平洋上空的沉思.....	490
在头等富国里受困扰.....	497
机遇·勤奋·疲倦的足迹.....	506
拉美的日内瓦.....	514
英雄的城，艺术与花的市.....	523
大西洋海岸的“五·一”之夜.....	528
富饶的农场和它的主人.....	531
在乌拉圭的老华人.....	535

第一辑



小说



一支钢笔

粮库会计刘伯恒，大家都叫他“刘伯温”。这不仅因为“刘伯恒”与“刘伯温”只差一个字，而且他日常在人家面前表现得：天上晓得一半，地下晓得完全。例如：他说天上的乌云，是人间烧饭冲上去的烟；我们地底下，还有不到三寸长的小人国等等。但当讲完这些之后，他又会声明说：“这是讲笑话。”

“刘伯温”还特别喜欢考究别人的一举一动。有一次，一个戴眼镜的科长，到粮库来检查工作，他就作出结论说：“这个科长，一定是爱出风头的；否则，年纪轻轻为什么要戴眼镜呢？”

最近，搬运粮库稻谷的工人张阿毛，插上了一支金星钢笔，“刘伯温”就一下子分析开了：“明明是个目不识丁的，却也别起了钢笔，这不是死要出风头，是什么？”

每当人家搬好谷子，张阿毛总是独个人留在粮库里，看看谷袋叠得齐不齐，地下有没有谷子漏出来，然后才离开。而“刘伯温”却用藐视的眼光盯着张阿毛，

背后还不厌其烦地对别人说：“看起来张阿毛工作很积极，其实是沽名钓誉，出风头……”他认为这就是“工人阶级队伍里的不良现象”。并给张阿毛起了个绰号叫“文必正”。

有一次，张阿毛叫他代写一封信，他暗自想：本来倒愿意的，但你不识字却装出个识字的样子，我偏不给你写。加上张阿毛叫他“老刘”，而没有和别人一样，叫他“刘同志”，“刘伯温”觉得这分明是自高自大，眼中没有他这么个人，便带讽刺的口吻说：“哈哈，笑话了，‘文必正’不会写信，谁还会写！”说着便自己回到房里午睡去了，张阿毛虽被弄得莫名其妙，但也若无其事地请另一个人去写了。

今年春节，“刘伯温”将两个整户的所有储蓄取出来，买了一部簇新的自行车，正巧有一次张阿毛有紧急的事要上街，向他来借车子，他想：别人，我倒愿意借，借给你张阿毛去出风头，可不成。加上是下雨天，新自行车在泥浆里滚多可惜，于是就拒绝了他。张阿毛呢，好像满不在乎地步行去了。

5月25日那天，“刘伯温”刚吃过午饭，又见张阿毛向他一登一登地走来，他想：这家伙今天不是要动身出席县工代会吗？到这时还来干什么？

“老刘！我要动身出席县工代会了，现在离开车时间还有两个钟头，我来将仓库里的几只破麻袋补一补，省得谷子往外流。”

“那么我替你去开锁。”“刘伯温”一面领路一面想：

张阿毛对生产确实是一贯关心的，换了别人的话，今天要出席重要的会议，早已心不在焉了，哪里还会记得几只破麻袋。脑子里正在思量的时候，忽然发现地上出现一只二寸长的铁钉，他很自然地踏上一脚，还用脚尖重重地按了一下，将那只铁钉压到泥土里去了。

“老刘，这只洋钉今后好用的！”

他猛地回转头来一看，却见张阿毛手里拿着那只二寸长的铁钉，手指甲染上了污泥，显然是他从泥土里挖起来的。他立即觉得头上仿佛被人拷了一锤，脸孔也热辣辣的了。

他打开仓库门之后，想转身走，却又停止了脚步，因为他似乎觉得张阿毛这个人不是“死要出风头”的人，需要当着面问他一问究竟为什么插上那支钢笔的。

他正要开口问时，却见张阿毛将那支钢笔从表袋里拔了出来。这倒怪了，他想：我暂不问，看你拿它出来做什么用。

啊！原来那支不是真的钢笔，只是一支钢笔壳子，只见张阿毛倒出了一只串着麻线的麻袋针。这钢笔壳子是张阿毛在一星期以前从一个旧货摊上买来的。因为看到粮食从火车上卸下来和进仓出仓时，有不少破袋流出一把把金黄色的谷、玉白色的米，很心疼，所以身边带了一只三寸来长的麻袋针，见了破袋就补。又觉得这针放在身上很不方便，常常要刺破衣裳袋，而且容易丢掉，他就买了这支钢笔壳子来放麻袋针。现在别在袋口

上又不会丢，又不会刺破衣裳，真是好极了。至于“刘伯温”因这事而对他不满，张阿毛自己是一点也不曾理会的。他只晓得“刘伯温”不愿替他写信，大概那时是“刘伯温”要午睡了。不肯借自行车，大概是新买的，不舍得借给人家。

“刘伯温”这时，脸孔又热辣辣地红起来了，他似乎觉得自己太冤枉人家了，就抬起手在张阿毛肩上一搭说：“你这个办法很好，为什么不讲给大家听听？”

“这点事体谈它干什么。”张阿毛一面回答着，一面仍然缝他的谷袋。

“你这个人哪……”“刘伯温”觉得没有适当的话可以谈下去了。

正在这时，张阿毛的弟弟二毛进来叫哥哥快回家吃些点心，好去候火车了。

“哥哥！容正娘舅来过了。”二毛无意地对他哥哥说了这一句。

“他来做什么？”张阿毛听了，脸上立即现出一副不愉快的样子。

“将二十斤络麻籽拿走了。”

“他走了多少时候？”

“你走了没多少时候，他就来拿走了。”二毛一句一句地回答着。

张阿毛气得脸孔突然煞白，急得连连顿脚。

“二十斤络麻籽，拿去就拿去好了。”“刘伯温”可有些不懂了，他想：我以前几次三番和他过不去，他老是